

# 政治學研究心得的野人獻曝

吳重禮\*



榮幸獲得本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，這個獎項對我來說具有重大的意義，它是我學術生涯的一個階段性里程碑。將近二十年的研究歷程，在此野人獻曝，提出三點心得，和國內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分享。

從選擇政治學作為我的大學學科到取得博士學位，和親朋好友相處時，經常面臨的一些閒聊問題是：「念政治就是要學怎麼騙人喔？」、「什麼時候要出來選舉？」、「怎麼都沒有在電視上看你參加政論節目？」、「這次選舉某某人會不會當選？」、「下次選舉國民黨和民進黨會找誰來選？」；對於這些艱難無解的問題，我只能搔著微禿的頭傻笑，趕緊轉移話題，避免尷尬難堪。我猜想有些社會科學領域的老師一定經常面對類似的處境，像是經濟學、社會學、法律學、新聞傳播、財務金融等，他們所要回答的疑難雜症可能更為辛辣和實務。

---

\*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、科技部人文司政治學門召集人



這種將「政治學」等同於「從事政治活動」的想法，其實不只存在一般普羅大眾，有些學界人士也會抱持類似觀點。記得在 1990 年代末期回國，擔任助理教授期間，有次和校方學術領導人員座談時，研發長（其為理工科背景）就期許社會科學院的教師，尤其是政治學系的教師，能夠多多發揮社會影響力，接受電視訪問、參加廣播電視的 call-in 節目、撰寫報紙新聞評論、參與競選活動的策劃等。系主任隨即舉手發言，嚴詞駁斥研發長的論點，要求政治學系教師做好教學和學術研究工作，原本熱烈的場面頓時一片僵凝，陷入詭異的岑寂。

這些年來，若干滿腔熱血的年輕學子和新進教師問我，到底是不是能夠參與實際政治活動、從事公共服務？我當然知道「社會實踐」有其必要性，能夠將所學發揮實際社會影響和產生政策意涵，並且會獲得若干社會關注和大眾掌聲的回饋。況且有人會說，與其關在象牙塔和社會脫節，或非冷漠疏離、就是持續抱怨，作為知識分子的一員，或許應該捲起袖子、從自身參與改變做起。對於社會實踐的兩難課題，我的想法是這樣的：作為一位教師的職責甚多，主要歸納為教學、研究、服務、輔導等四個面向，在盡力做好這些本分，行有餘力確實可以從事和自身學術領域相關的社會實踐；然而，務必提醒的是，在未能安好本分之前，似乎不應該急於從事社會實踐。這是我的第一個建議。

熟識我的人都知道，我不是個天資聰穎的人，不是屬於博聞強記類型，也不擅長規劃建構恢弘的願景，更不是舉一反三、反應迅速的傢伙。當然，對於具有前述這些特質的人士，我都非常羨慕，也努力以他們為師。不過，正所謂「人貴自知」，因為了解自己的不足和局限，所以我知道必須比別人多花一些時間，多做一點，才能勉強達到「勤能補拙」的效果。

說一點自己的小故事，說明這個情形。我在 1980 年代中期開始選擇政治學作為大學學科，在當時臺灣政治學研究領域仍然處於傳統時期，許多課程規劃延續既有分類，課程內容多為屬於規範性和描述性。在當時，僅有少數甫從國外歸來的年輕教師教授研究方法課程。我當時修習大量課程，不論是資深教師或是年輕學者的課程。在大三時，我已立定志向到國外求學，而且希望修習博士學位。1991 年負笈至美國之後，我對於未來主修和副修的學術領域其實沒有太多想法，修課方向也並不清楚。每學期三門課九個學分，暑假期間修習一門密集課程，這是我在前幾年的例行課程。大量的課程學習

讓我慢慢尋找出自己的研究興趣，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儘管有些課程到最後並沒有成為我的主修或者副修領域，但是它們對於我後續的學術歷程卻有深遠影響。

舉例來說，David W. Neubauer 所開設的「司法政治」課程，當時只有四個同學選課（其中兩位具有律師身分），我非常喜歡這門課，每個禮拜要閱讀老師指定的繁重教材，還要準備讀書心得和學期報告。其他三位同學覺得老師要求太多，常常藉故不去上課，尤其是那兩位具有律師身分的同學。記得有好幾週的課程只有我一個學生，儘管如此，Neubauer 還是上滿三個小時的課程，並沒有因為只有一個學生而放棄論文討論和研究方法的批判。我在回到臺灣之後提出的第一個國科會（今科技部）專題研究計畫就是關於司法政治的研究主題。這些年來，個人持續將部分心力挹注於司法政治領域，嘗試由不同視角闡釋既有議題之外，也期望透過實證研究對於司法議題提出論證。

我已到了知天命的年歲，回首來時路，深深感受到不同學術課程、東方傳統與西方實證學科之間，其實有著若干共通脈絡，甚至於彼此存在互補的作用。我期許自己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仍然莫忘初衷，謹記當初從事學術研究的動機。我也不免倚老賣老地勉勵年輕學者，不要太理性地計算如何快速完成論文（以順利升等），不要選擇容易切入的速成主題，因為門檻高的主題，可以走得更為長遠。重點在於學習階段有沒有培養專業的學術訓練，論文發表有沒有回答一個重要政治議題，或者提出具有理論意涵的觀點。這是我的第二個建議。

我的第三個建議是關於學術發表的策略。事實上，許多優秀學者在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已經提出這方面具體的建議，我不可能超越他們，在此只能提出三個淺見。

第一，要有勇於挑戰主流學說的企圖心。有些年輕學者選擇學界當前主流學說的觀點，這樣的研究成果能夠和嶄新議題進行對話，這是好的事情。然而，就像胡適先生的提醒「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」（註：我更欣賞下句話是「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」），要有挑戰主流理論的膽識。當然，這並不是鼓勵大家「為了反對而反對」，重點在於任何學說都有其罅漏不足之處，指出並證明主流學說的缺失，會讓這個研究的價值更為凸顯。或許有人會問，這種說法乍聽之下似乎頗為成理，然而現行學術制度都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機制，挑戰既有主流學說的論文在投稿時，幾乎會由這些主流學者所審查，難



道不會面臨被退稿的命運嗎？我的經驗告訴我，越是具有學術地位的學者其實越具有海納百川的胸襟，他們其實能夠接納不同學者挑戰他們的觀點，所以即使你的看法和他們不同，並不會因為學術立場的差別而排擠異己。

第二，諸多學術把關者往往見微知著，因此論文呈現應該以吹毛求疵的標準自我要求。從論文架構的鋪陳、用字遣詞的精確、參考書目的正確引用等，雖然這些都是細微末節的小問題，但是在審查人眼中卻是學術嚴謹與否的重要指標。我經常審查論文和研究計畫，一個習慣動作是先看參考書目格式體例的完整與否，這是作者最容易處理的部分，如果連這部分都沒有辦法嚴謹呈現，很難說服我這是一個嚴謹的學術作品。

第三，論文寫作不要貪多求快，宜採取「積少成多」的策略。論文撰寫要養成每日定期書寫的習慣，而且每天撰寫的數量不宜過多。多年教學經驗顯示，有些學生對於學期報告的寫作態度，經常是在繳交期限之前匆忙撰寫，這樣的研究報告錯誤必多。這個道理可以適用於所有學術研究。不過，平心而論，當前國內學者在繁重的教學、服務、輔導壓力之下，要克服這個問題並不容易。我會建議每日固定用兩個小時書寫約 300 個字（包括論文、表格、附錄、參考書目等），持續不斷就得以累積可觀的成果，而且品質必然達到一定程度之上。